

遥 远 的
桃 榔 树

YAOYUANDÉ
GUANGLANGSHU

孙步康 著



八桂作家丛书·

遥远的桃榔树

孙步康 著

漓江出版社

遥远的桃榔树

孙步康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85,9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统一书号：10256·182 定价：1.40元

目 录

老官新传	(1)
七栋六楼二号	(15)
黑后台	(29)
小镇双杰	(43)
乡恋	(56)
同行	(80)
耳朵	(93)
都市里的画眉	(112)
火锅	(126)
无名卒	(139)
白发童生	(147)
缺席的婚筵	(163)
艰难的爱	(174)
菜场惊梦	(183)
遥远的桃榔树	(197)
失败者	(215)
烟主任	(229)
永恒的黄永恒	(240)
金狮巷 铁狮巷	(255)
小镇棋王	(271)
后记	(283)

老 官 新 传

深深的石竹巷里，盘虬的老槐树枝叶繁茂，以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无声地证明自己的存在。

它比巷子里任何一个居民年岁都大。即使是白髯垂颌的老中医司徒钊，也只能忆及他六岁那年，革命党起义推翻宣统皇帝，驻在石竹巷附近的新军鼓噪响应，扯下龙旗，在槐树顶梢挂上五色彩旗，城里的清兵发炮轰击，一炮将槐树炸去半截，至今在盘弯处，旧痕仍依稀可辨。岁月如流，多少人早已作古，老槐树却依然矗立。现在是刚过端阳节，老槐树业已是绿荫幢幢，一片花骨朵，朝浴晓风，晚倚落霞，泛出淡淡的清香。

湿润的晚风习习吹来，槐荫一顶绿伞，历来是最理想拉开龙门阵的场所。司徒医生、拉板车的工人大炮、日杂土产店的刘二哥，还有拖着木屐的白铁匠官秉政，一个个扛着凉床竹椅，捧着茶壶烟筒，在淡淡暮霭和暗黄路灯交融的色彩中走来了。槐树下一盘象棋，一副扑克，更多的是在漫无边际的闲聊——从市井轶事到世界珍闻，从夫妻吵架到科学发明，海阔天空，加醋添油——这是一天辛劳之后的精神调剂呵，跟煮汤放味精一样派用场。

安逸、恬淡、悠闲，老槐树下展现了一幅知足常乐的风情画。在我们这个繁华而嘈杂的都市里，傍晚槐荫下，真乃不可多得的乐土！

突然旁边小院里传出一阵尖厉的呼叫，夹杂着桌椅碰撞声和粗野的咒骂，紧接着是清脆的“啪”一声响，碗砸了！

“妈的老葱头，一家子又在虐待那个乡下小媳妇了。”大炮噙地站起身，盯住小院里带阳台的两层楼，忿忿骂开来。

话音刚落，小院的红漆门扇推开了，一个头发凌乱、腰系围裙的女人慌忙跑出来。没跑几步，就让门里追出来的五短汉子赶上，一揪头发，一扬手，一巴掌扇在菜黄色的脸上。

第二个巴掌又要抽下去，叫侧面伸出的一只大手挡住——是怒目横眉的大炮。

乘凉的人一下子围拢来，愤怒的目光就是无声的谴责，五短汉子悻悻地缩了手。

“哟，老公打老婆有什么好看的？有劳各位街坊捧场罗！”声音先至人后到，循声望去，红漆门扇旁站着个瘦小的妇人，五十出头，还穿一身灰涤小褂紫花袄裤，白净的脸盘上挂着几缕笑纹，不知是揶揄还是鄙夷？她朝众人巡睃一遍，随即把五短汉子瞪了一下，说：“贵福，给我回去，街头巷尾招人看什么？蚯蚓死了变蚂蟥，八辈子不开眼！”

光听这几句话就够意思了！狗毛虫，惹不得，石竹巷里，谁不知道老葱头的本事？街巷房檐，品评一个人的能耐，不外是权、势、钱三个字。说权，老葱头是居民小组长，石竹巷三分之一人家的父母官，她男人主管街道钢铰

厂，辖下一个厂子四十几号人。说势，她是某局长请的户外厨师，十数年如一日，给局长买菜炒熟煮好，装在一只大号柳条提篮送到巷口左边十米远的一幢小楼里。凭她从作厨师的父亲那儿学来的手艺，一手粤菜色香味齐全，因此大得局长赏识，久而久之，连局长的子女都对她“阿姨”相称，由此可见不同凡响。有了前面两条，何愁一个钱字？当她扛着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转内销的三合一花呢啦，无线电厂试听的收录机啦，塑料厂试制的素色痰盂啦……招摇过巷，芸芸众生们心虽不平，可也没有半点办法。

红漆门关上了。一直未言语的老官叹息了一声：“这小媳妇真可怜！”

这一带居民，谁都知道，老葱头的宝贝儿子贵福早几年下乡插队，懒做工，勤饮酒，眼看靠表现好招工回城实是渺茫。老葱头到知青点转了一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领着儿子上队长家，提出和队长女儿土莲结亲，凭着她一张油嘴三寸舌，外加两瓶大曲十斤面条，哄得队长眉开眼笑，定下姻缘。第二年城里齿轮厂有个招工指标，立即摊到贵福名下。儿子回城，老葱头就要赖婚，奈何贵福不争气，早就将土莲要大了肚子，生米煮成熟饭，老葱头只好认下这门泥巴亲。去年，趁着落实政策人员回城之机，她又使出法术，给土莲弄到了城市户口，安排在钢锉厂里。乡下媳妇刚入城，脑瓜子反应慢，更不会八面玲珑假热乎，家庭里只能处于二等人的地位，小姑骂，婆婆打，丈夫开脚踢。这下子刚从巷里拖回家，红漆门里又传出哭泣声！

“人善被欺，马善被骑”。大炮忍不住了，捏紧笆斗大的拳头，就要破门而入。

“老弟”，清癯飘逸的司徒医生拦住大炮，“你别莽撞，人家是老公打老婆。”

刘二哥也帮腔：“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打人犯法。偏偏丈夫打妻子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似乎不算犯法。大炮茫然，捏紧的拳头散开了，喃喃地：“难道……就眼睁睁……算了？”

“不！”老官有力地喊出一个字，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暮色和灯光辉耀下，他秃顶的脑门闪闪生辉，一双眼睛熠熠放光，连叼在嘴角烟斗的火光也在灼灼生辉。他说话声音不大，份量倒不轻：“写状纸——告他！”

好主意！众人一致赞同。状纸谁来写？公推知书识墨的司徒钊。老头儿世故，又说血压高又道坐骨神经疼，手摆得象只货郎鼓，一迭连声：“不才，不才，还是……另请高明！”

大炮吼道：“想学乌龟缩头哪，死老头，男人大丈夫还怯一个臭婆娘！”

“老弟，气是无烟火炮，别嚷嚷，讲究实事求是。”

“就说你无胆量！”

“我也并不是不愿意，只是那坐骨……”

“既然司徒医生不舒服，我好歹念过几年‘人之初’，一张状纸还算能对付。”老官挺身而出，看了看众街坊，将烟斗敲了敲，说，“一不做，二不休，明天我把状纸直接送到市政府去！”

“死老头，你吃饱饭没事干吗？”一个又肥又壮的女

人撞进人丛里，将老官连拉带扯，“你给我回家去，老葱头这种人好惹的么？”

“算了，还是听胖婶的吧。”司徒医生也过来相劝，“俗话说，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他大小是个居民组长，你何苦来！”

石竹巷的百姓气上得快，也泄得快，见势不妙，一个个纷纷散去。“不！”又听得老官大喝一声，“都学公鸡屙屎啦，头截硬，下截软。牛高马大的汉子怕啥？我就不怕，豁出去，不扳倒老葱头，老子把官字倒着写！”

老官当晚即拟好“状纸”，翌日早晨上市政府去，一直到吃中饭时候还未回来。他那女人——胖婶预感有些不妙，急忙找来大炮和刘二哥，把正在吃饭的司徒医生也拖到老槐树下，怨气和火气齐发：“都怨你们，怂恿老头子去出风头，这下可遭了劫难，一去无回，难道是被扣进拘留所？”

司徒医生发表高见：“为人理应庄敬自重，知足安份，千万不可意气用事，更不要不自量力，越俎代庖。”

“别卖你这套臭八股了！”大炮高声制止司徒钊，提出建议，“而今，要紧的是打听到老官哥的着落，派人找去，或者到居委会给市政府挂电话。”

“大炮你去。”胖婶冲口而说，“没你放炮，老头子肯定在槐树下饮茶聊天。这下出了事，你可得有难同当哪！”

“我……”大炮支支吾吾。

“牛高马大，一餐食八两米，怕啥？”

“我……就怕见官……”大炮一语道出隐衷，上个月

为拉车抢道他打了一架，一拳打掉对方门牙，经派出所裁决，赔偿三十元，还蹲了一个礼拜拘留所，至今还是心有余悸，谈虎色变。

“哼——”给局长送菜的老葱头正好转回，挽着提兜站在街心冷笑，老官告状的事想必有人搬弄到她耳边，因此她的话里刺儿多：“田里的泥鳅，没见过大江大海，也想跳龙门？你以为市政府的门槛这么随便进得么？”

是啊！在这条古老而偏僻巷子里市民心目中，市政府跟戏里的州衙门一样威严神圣。就连众人认为见多识广的司徒钊，这阵子也慌了神，他用行医时揣摩心理的眼光，审视了老葱头片刻，然后拉过胖婶嘀咕：“看她洋洋得意，喜形于色，八成是托局长给市政府的人挂了电话，官官相护，你的老官肯定着了手！”

“啊！”胖婶最担心的结局让司徒钊说中了，心一虚，眼发呆，身打颤。她真后悔，昨晚没有下手扯烂丈夫的“状纸”，晨间又没有死命拖住老官的衫尾，以至酿就苦酒，着实难咽哪！

司徒医生给她一个点子：“到了这步田地，只有向老葱头负荆请罪，请她看在街坊邻里份上……”

“求她？”胖婶历来与老葱头不和，要拉下脸低声下气，心里真不情愿。

“救人如救火。”司徒医生一再相劝，“古时候鼎鼎有名的韩信还钻人家胯底，何况我等凡夫俗子？胖婶，你一个人不好意思，我、大炮、刘二一齐陪着你。”

老葱头似乎猜到几分，高傲地将提兜一抖，扭身就往家走。

“贵福妈，你慢点走。”司徒钊追上去。

“找我？我是不值分文的老葱头，让人写进状纸告到政府去呢！”老葱头趁机发泄一番。

“街坊邻里，迁就一点嘛。”司徒钊陪着笑脸，悄悄扯一把胖婶的衣角，示意她上前说话。

胖婶只好低着头，委屈上前，正想开口，身后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惊得她跳过一旁。转过头，定睛看，这一吓比刚才那一下更厉害，天哪！汽车停在槐树下，乳白色车门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穿短袖衬衣的干部扶着老官钻出来。

胖婶不觉将小指头塞进嘴里咬了一下，疼，不是梦！

听，老头子还把那干部向大家介绍：“这是刘副市长，特意到这儿看看我们的。”

啊呀，车头镶着金鹿的轿车开进石竹巷，已经是了不起的大事，还下来一个刘副市长——全市八十万人的头儿哪！副市长还提出要跟大家交朋友，说老官反映的情况很有典型意义，搞四化，家庭团结很重要嘛，又说石竹巷的居民主人翁精神强，帮助了市政府克服官僚主义。听听，这话引起的震动比爆炸一颗原子弹还要大。早已围拢来的大人小孩三伯娘四叔公，一个个由衷地拍起巴掌。

刘副市长接着又征求大家对市政工作的意见，诸如道路修整、路灯安装、肉类供应、豆腐蔬菜等等；大家踊跃地提议，心里热乎乎的，翻腾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石竹巷老一些的居民，司徒钊啦、官秉政啦、刘二哥啦……都记得清清楚楚，打从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有位局长到老槐树下作过动员报告，此后二十多年，从未见过显赫人

物到此问津。那遥远的记忆在复苏，崭新的亲切感在萌发。是的，失落已久的东西一旦归复，同样能产生初次获得一样的欢悦和激动。就连那个把副市长请来的老官，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也增光三分，昔日平凡的白铁匠倏然变成有能耐的人物。刚才还替老官担惊受怕的司徒钊胖婶一伙人，这下正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打量他，既赞赏又羡慕，老葱头也磨磨蹭蹭地上前赔了不是，在众街坊面前下了保证……

老官从此成了石竹巷的“名人”。

古城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分配给石竹巷一个名额。人心所向，二百零九个选民，有一百九十九张选票写的是官秉政。老官眼望计票黑板，秃顶冒出汗珠，浑身象长了虱子一样不自在。他连连推辞：“各位街坊，这可是打着鸭子上架啊！爹娘生下我，虽然取了个官秉政的大号，我可是一无官相、二无官威、三无官瘾，生成是拿锤子敲铁皮的角色，连居民小组长也未当过，平时饮茶说闲话还勉强，一下子真的到政府里当代表，可不是玩耍的！”

“既然大家选你，名正言顺，怕什么？官也是人当的嘛。”唱票员大炮瓮声瓮气说。

老官讷讷地道：“我……不够格……”

“连副市长都和你坐小轿车拍肩膀，你不够格谁够格？”大炮这一炮倒真是炸响了，全场掌声骤起，噼噼啪啪响成一片。

老官还想说些什么，刘二哥上前推了他一把：“别推三托四了，这个人民代表，虽说没挂‘长’字，实在是个重要职务哩，相当唱戏里的军师，反映民众呼声，给领导

出谋划策。大伙信得过，才选你啊！”

司徒钊也说：“老官兄弟，你当代表，老哥没什么说的，一句话，要真心实意替百姓办事，当个包龙图、海青天，切莫作秦桧、严嵩、过于执哪！”

“包龙图、海青天……”老官喃喃念叨，想着戏里这些清官的事儿，瘦削的脸上慢慢焕发出光彩，在电灯下闪耀着亮色。他不再含糊了，抬起右手，一拳捶在左手掌上，声音朗朗：“好吧，既然各位父老兄弟信得过我，我就一边学着一边干，踩着包龙图海青天旧脚印走。白铁匠有句行话，敲一锤要一个印印哪！”

散会之后，已经午夜时分，老官屋里还人声不绝。司徒钊、刘二哥、大炮一伙稔熟的伙伴，还围住老官说长道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兴奋，回味第一次真正选出自己的代表的甜蜜。

屋子里突然闯入一个人，是土莲！这个平日与街坊邻里不相往来的小媳妇，一反常态深夜到来，看来不会有好事情。可不，她来到老官跟前，低声说：“大叔，你可得小心点呵，刚才我上厕所，听见婆婆和公公在房里说，要给你带刺骨头，叫你咽不下卡脖子！”

土莲说罢，匆匆离去。屋子里的气氛顿时黯然，浓浊的烟雾变得沉闷呛鼻起来。谁都知道老葱头这人心刁，肚里七弯八拐尽是鬼主意，外头盘根错节关系多，只恐怕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炮闹闹嚷嚷，要登门找老葱头摊牌论理，让刘二哥给拦住；司徒钊手捋胡须，老半天不吭声，趁着混乱溜回家去。胖婶一看势头不妙，赶紧拉住丈夫，说：“你呀，还是不干这个什么代表算了，不见得多

几块薪水，也不会给你发一套四只口袋的干部服，倒惹屎上身，添麻烦结冤家，再来一次批判《海瑞罢官》，你沾上官字，戴高帽挂黑牌，想甩也甩不脱！”她见丈夫半天没言语，发急地推他一把，“你听我说，明天一早，马上找刘副市长，辞职不干了！”

“没见识！”老官一甩胳膊，差点将胖婶摔倒，咽口唾沫润润喉，说：“不要自己把自己吓傻了，我官秉政又不是纸糊泥捏的，老葱头吹口气就散架了？笑话！我敲了三十几年铁皮，没做亏心事，怕什么鬼敲门？倒想看看，她到底能要些什么花招！”

老官的镇定感染了其他人，在场的左邻右舍都象吃了安定片，稳定下来。独有胖婶心里忐忑不安。待众人回家之后，她闩好门，悄悄问老官：“说实在的，你心里怎么想的？”

“心里直打鼓。”

“怕么？”

“怕啥？她能把我吃了！只是心里没底。”

“那……明天的代表大会，还去不去？”

“废话！我不去，老葱头会乐得杀鸡庆贺罗，石竹巷一百九十九个选民选出来的代表，我不能让大家灰心！”老官理直气壮说完，把衣服一脱，躺到床上，不一会儿便发出均匀的鼾声。

胖婶还在替丈夫准备衣服，这是去参加体面光荣的会议呀，穿着打扮可不能马虎。对了，还得从窗台上将那盆金桔搬到厅堂那张八仙桌上摆着，图个“吉利”，冲冲老葱头扇来的阴风晦气……

老官到区里开了两天会，不见老葱头有什么动静。会议结束，到居委会向主任汇报，主任笑咪咪地对他说，请他出任街道钢锉厂厂长，还说，这是老葱头夫妇推荐的。

这是机关？还是圈套？两间破平房，几把烂台钳，还有四十几个每月只能领到十几元生活费的工人。钢锉厂啊钢锉厂，让老葱头的丈夫搞得一团糟！现在他一拍屁股，靠关系溜到外贸仓库去了，将一个烂摊子扔给官秉政，安的什么心，不是一目了然吗？

“干！”老官略一思索，果断地表示了态。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你老葱头想看我的笑话——也就是笑话大伙选出的人民代表没能耐，我偏要做出样子给你瞧！再说，钢锉厂是四化棋盘上一只小卒子，也该让它发挥力量。主意已定，老官即向居委会主任提出：“既然让我当厂长，有职，就得有权。”

历史上背水一战成功不乏其例。老官也是这样，在寻找工厂出路的奋斗中使出浑身解数，他决定转产，终于在旅游部门打开了一条途径。半个月之后，他们试制的第一批产品——“棺材”投入旅游工艺品商店展销，马上抢购一空。何故？在港澳客人心目中，“棺材”乃“官财”同音，升官发财，寓意吉祥；有什么工艺品比这套最大八寸、最小二寸的玩意更惬意的？！工艺商店的经理夸奖老官的想象力，各处订货单纷纷向钢锉厂飞来。眼看着时来运转，可是没复兴两天，老官就蔫了，难哪！光为了落实生产用的优质木料，老官的自行车轮胎破了两条，嘴角磨起了泡，谁叫你是个不见经传的街巷小厂，鸡骨头榨不出三钱油，少了润滑剂，办事情就不那么灵转哪！

胖婶眼看丈夫一天天黑瘦下去，心疼，又帮不了忙，只好干着急。星期六傍晚，她端过一盆热水，让老官洗脸烫脚，自己搬了张竹椅坐在旁边看着。大炮喷着酒气过来，邀老官过去打“百分”，让胖婶给挡了驾，她从口袋里摸出两张浅绿色的戏票，晃着说：“老头子今晚陪我看大戏，广东来的粤剧团，场场爆满，托街口卖牛肉的三叔才弄到票哩！听说那个花旦，唱、做、念、打样样在行，机会难逢哪！”

大炮听得心痒痒的，这几天他正为粤剧票四处求人。却不料老官这个老戏迷竟对胖婶说：“这戏……是不是改日再看？我说好了要上森工站廖站长家去，敲定木料的事啊。”

“啊——求你不值钱！”胖婶气得脸色发紫，“没见过，当上三五天芝麻绿豆官，六亲不认啦，看我这老太婆子不顺眼是吗？”

“老夫老妻，你别误会，这是工作……”

“哼！”胖婶拉长脸白了他一眼，赌气地将两张戏票塞给大炮，怒冲冲趑进厨房去了。

大炮尴尬地把一元戏票钱撂在桌子上，看看老官，慢慢退出门去。

只剩下老官一个人了，他双脚撂在木盆边沿上，手托腮帮，神思恍惚，好象丢失了什么。是哪！这些天来忙忙碌碌，腿脚象马鹿跑个不停，屁股没沾板凳，扑克没打，象棋没下，电影、粤剧没功夫看，连老槐树下品茶聊天也绝了缘，冷落了邻居，怠慢了妻子，摒弃了几十年习惯了闲适生活，换取到了什么好处呢？什么也没有！没长一

文工资，没多一套制服，外出办事自行车胎破了还得自己掏腰包！以前没当官时觉得“官”字挺神秘，挺令人羡慕的，轮到自己沾上“官”边缘，又不那么舒服了，要是再当大一点儿又怎么样呢？看来，真正当好一个为人民办事的官实在不容易啊！老官思前想后，倒咀嚼出一种难堪的苦味来。

越想心越乱。蓦地，眼一亮：床角摆着一双木屐，是以往饭后不离脚的伴当。怀旧的情感泛滥，他急迫地伸过手去，拿过木屐。那木屐被主人冷落多时，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还带点霉湿气味。老官用布巾拭了拭，木屐才重新光亮起来。这是用刻印章那种银木削成的，质地细腻，木纹疏密有致，穿在脚上透汗、舒适。象将军喜欢名马宝剑，美女珍爱珠玉琥珀，老官对木屐有着一特殊的感情。此时此刻，这种感情勾起他对几十年生活的回忆和留恋，在去廖站长家之前，他要趿上木屐，到大炮或司徒医生家里去，喝一杯香片茶，来一盘当头炮对屏风马……

“铛！”一声响，墙上的老八卦钟在报时，七点半了。老官抬头望，只见钟摆不停，发出规则的声响，象队伍行进远远传来的步伐声。再瞧瞧屋外，淡蓝的暮色笼罩了街巷，老槐树上繁茂的槐花依稀可见，晚风里弥散着淡淡的木樨香。路上人匆匆，其中有老葱头夫妇，洋洋得意地捧着一台风扇回家来，看样子，肯定是某厂的试销货。社会的缝隙是这种幸运儿的美妙途径，他们在炫耀，在笑！啊！难道要向这些人看齐吗？“不！”老官弹簧一样从板凳上蹦起来，两步跃到门口，双手紧紧抠住门框，自言自语：“我是石竹巷群众百姓选举的，不能草包……”